



塚墓一

說文曰塚高墳也壟丘也墓兆域也
釋名曰塚種也象山頂之高者壠起墓墓也孝子思慕之處也邱陵象其形也

書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禮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媯音美宮室二曰族

墳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

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邱壠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塗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七

一

東西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

出王以尊卑處其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職敗無勇投諸塗外以罰

又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尺開內侯以下至庶人各行差 大喪

既有日兩度甫窆遂為之尸窆尺絹切又又音纏 及窆以

度為丘隧其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也音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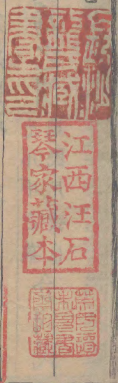
及窆執斧以泣棺也 遂入藏凶器正

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邱封所居前也禁所為榮限 凡祭墓為尸凡諸

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又曰墓大天掌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地民所喪也 令國民

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



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厲 塋 服 成 列 處

禮曰適墓不登攏助塋必執紼

又曰孔子既得合塋於防

言 既 得 者 少 孤 不 知 其 墓

而不墳

墓 謂 兆 城 土 之 高 者 曰 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四 尺 蓋 周 之 土 制 也

後雨甚至

後 待 封 也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

三 言 之 以 孔 子 弗 問

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修墓

又曰易墓非古也

又曰孔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 草 為 陳 根 也 為 師 心 喪 三 年

於朋友

期可

又云御覽

又曰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

贈 送

曰吾聞之也去國

則失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無 君 事 主 於 孝 哭 哀 去 也 展 省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

處 猶 安 也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祀則下

於 祭 者 主 於 敬

又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

叔 譽 叔 向 也

文子曰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

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

并 猶 專 也 謂 剛 而 專 已 為 孤 射 始 所 殺 沒 終 也

其

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

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

人

左傳曰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

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又曰吳將伐齊越于率其衆以朝吳將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闔閭聞之賜之屬鏹以死

屬鏹將死曰樹吾刀名

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

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塚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左右曰黃帝已上天矣羣臣藏其衣符故有塚帝曰吾誠得如黃帝禱去妻子如脫屣也

又曰樛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晉武庫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七

三

正直其墓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俱上塚見買臣飢寒呼飯飯之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立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像祖連山

又曰嚴延年東海下邳人爲河南太守母來見訊因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爲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羣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其母

又曰哀帝命將作爲董賢起營義陵傍內便房剛柏題

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闕罕思甚盛

又曰莽奏貶傳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丁姬恭言復恭王母不臣丁姬妾至墓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請發恭王母及丁姬塚取其璽綬消滅徙恭王母歸定陶葬王塚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已定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後詔曰因收故棺爲致梓作塚祠以太牢謁者獲旣發傳太后塚崩壓死殺數百人開丁姬梓火四五丈丈吏卒以沃滅廼得入竟燔梓中器物開傳太后棺自死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共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里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予恭王母丁姬塚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誡云時有羣鷲數千啣土投丁姬穿中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七

四

又曰張賀爲掖舍及皇帝卽位賀以死子又早亡上追恩賀恩封其冢置守塚二百家

又曰夏侯勝字公長遷太傅卒官賜冢塋墓平陵太后爲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冢舍周宗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代謂之道爲京兆阡墓之廼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東觀漢記曰帝感李通首創大謀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因以春陵爲章陵縣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

融上言園陵廣寰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墓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始終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地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邢刪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煙火而刪猶在塚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改葬華陰遠近畢至先塋日有烏高丈餘喪前悲鳴塋畢乃去於是立石馬像於其墓所

又曰郭伋徵太中大夫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賜塚塋地又曰种嵩上音中下音果爲遼東郡薨并涼邊民咸爲發哀匈奴

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見墳墓輒哭祭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七

五

又曰帝祠章陵過湖陽祠樊重墓追爵諡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帝幸其墓賞賜大會

又曰韓稜遷南陽太守特聽得過家土冢鄉里以爲榮

又曰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震雷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後太守絕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又曰滎序拜謁者遣護羌校尉序行至部襄武爲隗囂別將苟所拘劫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殮

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立平後相夢序

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塋帝許之

乃反舊塋焉

魏畧曰曹操徵時人莫知之惟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魏志曰管輅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曰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卒如其言又曰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朱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及至謁祭虞墓陳章長哭泣而去

吳書孫堅家在富春塋於東城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也

王隱晉書曰初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七

六

又曰交庫記吳將呂岱爲廣州遣掘尉他塚費損無獲他雖僭然後慎終其身乃令後不知其處監於牧豎所殘也又曰愍帝建興中曹窳發景公及管仲塚尸並不朽繪帛可服珍寶巨萬

又曰金鄉縣北鑿石爲塚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人

又曰王褒字偉元少立操尙父爲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柏樹褒常所攀

書曰滕脩南陽人也爲廣州牧修在海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卒請塋京師帝嘉其意墓田一頃

又曰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嵇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文表賜官爵帝乃遣使策賜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印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一戶祠以少牢

又曰盧志言於成東都王願穎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墓枯骨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殮葬祭於黃橋北樹枳營爲之營城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家四時祭祀有所

晉書戴記曰西湖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塚每將妻妾入塚飲讌酒酣伏靈床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后征伐屢有功姚興以爲鎮北將軍年八十餘乃死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一

七

宋書曰宋文帝元加二十五年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後魏書曰李冲子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塋覆舟山近杜預塚尚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淚

又曰傅永字脩期常登北邙於平坦處奪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季中王肅欲附塋於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教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禮系曰天子高墳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

見之許侯諫東陽侯垂汝曰日夜見惠帝塚悲哀流涕無以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熙義九年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墓剖棺掠之壺屍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生蓬背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貴乎觸曰士貴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抔樵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壠

崔鴻前趙錄曰張曷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而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方言曰塚秦晉之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偷或謂之

大云御覽

卷五百五十七

八

采或謂之垠或謂之臬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凡墓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安墓謂之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又曰禮儀部三十七

古墓 塚墓二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塚地無完椁
時人問垣內有小塚墳土始平每朝日初生見一女子立
塚上近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尙全有金蠶
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姿盾若生臥而言曰
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斬
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袁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

戶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一

又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求嘗開玄武湖遇
古塚塚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天曰此亡
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塚內一在塚外時三
公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也俄而又啟塚
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又曰張裕會沮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
歲位至三公而子孫不蕃某處平幾半減裁卿校而後累
世遣顯澄乃羣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後子孫
皆顯

又曰周山圖爲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温塚大得寶物客竊
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薄還官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
往常坐處及卒墓工圍墓取其坐處焉

又曰王倫之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又曰初荀伯玉徵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
貴者但不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已而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尋求不
能得後出家爲丘伯玉卒敗亡

又曰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
自云其塚墓有王氣山中得金轉相誑惑末明二年各寓
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

又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塚無復棺但有石椁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二

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珠寶不可皆識金銀爲蠶
形者數斗又以求沙爲阜水銀地左右咸勸取謂之鑑曰
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塚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
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
不得犯

又曰宜都王鑑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塚得金巾箱織
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敕
以賜之鑑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
長使蔡約自往修復織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
大獲寶物玉屏風竹書青系綸簡數玉履分長二丈皮節

如新有得千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曰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曰齊前將軍陳天福坐計蓋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奔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預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連就家成而罪因以堊焉

梁書曰丁貴嬪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墓善地將軍草有賣地者因閩人俞三副求市墓得錢三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於如今之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中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于雅密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三

啟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點果得蠟諸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
又曰蕭教初太陽爲梁州刺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失塚或云張騫頃欲有發者輒聞鼓角于外相拒推理者懼而退教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唐書曰代宗時號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閔鄉縣女媧墓去天寶未所在今一夜河上側近忽聞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又曰天后西幸京師路經陽立感墓上誦李百藥過立感墓詩曰劍有萬人敵丈爲一代英除昏志不遂僭亂道難平嘆曰百藥唯解綴文不識大義

又曰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太妃鼓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賴之睿宗朝爲給事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之陷附之中玄宗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又曰伊慎兗州人善騎射始爲果毅校尉喪母將營合附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蓮馬遂發壟果得舊記論

又曰盧坦爲侍御史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廂墓坦嘗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道有功于草昧且古人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道守墓五戶以備洒掃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四

白虎通曰春秋之義王者墳高三樹初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

晏子曰梁邱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邱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給晉之城指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給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若猶也女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壠

曰若先人墓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給乃晉國耳其人慙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人之廬塚悲心更

微

傅子曰大原人發塚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塚上木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朝忽然生偶與發塚者會之也

抱樸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江城後發一大塚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間開四周徼道通事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王塚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鬢毛班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籍戶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塚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懷中出隨地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棗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五

呂氏春秋曰世之爲邱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此以爲死則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者則是無不掘之墳也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爲之豈不悲哉堯葬於谷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葬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爲死者虛也

越絕書曰大夫華元塚在華原陳畱小黃縣城北

吳越春秋曰虎丘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鴈玉免鳧腸魚腸之劍以送馬取士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以葬後金精上地爲白虎據墳故以虎邱名之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
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方
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
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曰人塚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尺
重十鈞爲墓誌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
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曰五
婦塚今其人或名五丁塚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六

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樂之無
幾歿故王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

三輔史錄曰竇后父名倚遭秦亂隱身釣魚隊淵而卒后
登尊號遣使者於父墜所築起大墳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又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塚以其材於臨湘爲孫
豎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預發者見吳綱曰君可類
長沙王芮但微短且綱瞿然曰是先祖也白芮之卒至冢
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世孫也

又曰有人相羊祐墓應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斷墓後

以壞之相者云墓相雖壞猶有折臂公俄而祜隊馬折臂
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
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爲人居桑
田

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家奴猶沽明有是霍光女聳如
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相應

又曰漢末有發前漢人宮人塚者宮人獨活既出平復如
舊

列士傳曰羊哀角堊友人在栢桃與荆將軍塚比他日哀
角堊栢桃梧已曰家子之恩而獲原厚堊荆將軍自以冢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八

七

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合戰以決勝
負得子則勝不得子則負之矣哀伯至期日陳兵于其塚
上

三輔决錄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藥乃爲命救
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仕無伊摯品尙之
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
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楚國先賢傳曰季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
建武中元家死沒佳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
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
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

服持劍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鼎以修祭
楊雄家諫曰子雲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原沛郡桓
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子芑共爲治喪諸公遣世
子朝郎更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歛購起祠塋侯芑負土
作墳號曰楊塚

七畧曰楊雄死弟子共爲起墳號曰楊塚

趙岐別傳曰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
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有自圖其像居主
位皆爲贊訟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
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便掩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而
來吐五色之氣氣如雲白日憑霽諸雀羣飛銜土以成墳

禮儀部三十八

塚墓三

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卽葬之以千人營塋故有千人塋名曰思合墓

徐廣晉紀曰門中發漢杜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

吳錄曰范順字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作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入中晏飲

漢趙記曰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盧得蘇起其具聞盜人姓名郡縣以盜元意姦究盧後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要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九

一

王智深宋記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

三齊略記曰日開強公孫接古治字三壯士塚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陽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塋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郡爲之窟穴不封不樹

西京雜記曰青龍觀前有三梧樹樹下石麒麟二枚始皇塋墓中物

又曰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王塚以文石馬椁高八尺許廣狹

容四十人以手之捫滑液如新中有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輿器縱跡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金雜具皆如親新王自取服之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痺幸不可以兵有之經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簷石床方四尺床工有石凡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扇有闌簫叩見棺椁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鐵之乃漆雜兕革爲棺椁數寸累積寸餘重力不能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闌簫得床方七尺屏風動帳鉤或在床上或在下似是帳靡朽而銅鉤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朏朏音甚高似是夜服床左右婦女二十

悉皆立侍或有執中櫛鏡鑷之象或有執輿捧食之形無

餘異物俱見鐵鏡數百所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皆念許東首裸形臥無衣裳臙膚顏色髮齒如生畏懼不敢侵擁門如故哀盜塚以凡爲棺椁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晉靈公塚甚瑰狀四角皆以石爲懼犬奉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穴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別唯玉蟾一枚大如拳觸觴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收以成冰幽公塚甚高壯羨門既闢皆是惡石撥除深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有一男子餘悉女子或臥亦有墜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藥書柩塚棺柩明器物朽爛

先有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脚是夕
夜夢一犬夫鬚鬣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
叩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生瘡不差

述征記曰梁孝王塚漸山徒戶以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
數尺大水鯉魚人皆潔而齋不齋輒有獸噬其足獸形似
豹

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
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
經年餘還于冢尋覓欲更殯墓忽見女尙生父大驚問女
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於晨暮餘輒伸頭翁氣爲試效之
果覺不復飢渴父於塚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九

三

文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
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
感君不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
而數世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故當墳所樂便爲定墓
曰君可出百步后顧見我去處見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
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學雷家在
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
步月遠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雷出曰此間去人
尙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墓似開墳下有管絃
女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歡異焉

圃善長水經曰智水東逕七女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
余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
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
渠蓋良所開也

又曰粉水有文將軍冢前有石虎石柱甚修麗閭邱羨之
爲南陽壘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夢文諫止之而羨之不從
后羨之爲楊佺期所害

又曰潛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道利縣東水西有桓公
冢西水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墓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
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又曰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音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

太平御覽

卷五十一

四

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潛水暴長郡縣吏莫不于水上祭之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而馮怨王囚
之論爲城旦妻遣馮書謬其辭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
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
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
腐其衣王與之登蘇臺遂自臺投之左右攬之衣不中乎
遺書於帝曰願以骨與之馮而合葬王怒不聽使人埋之
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可合葬能使冢合則不禁
也一宿有文梓大生于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地屈體矣
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栖柏樹上晨夕交頸
悲鳴哀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太曰相思樹

又曰漢馮貴人死將且歲盜賊發冢貴人顏色如故但微有命郡盜共姦之妬忌爭間然後事覺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塚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所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將從數百馬人皆浴鉄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年計君何敢壞吾塚因顧左右伯陽下床以刀瓌築之數處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疽潰尋便死

又曰承儉者東莞

音管

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與其縣

合夢云故民承儉人今見刼明府急見救令勅內外裝束作百人伏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向已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啣啣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冥不見人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塚中三人墳上二人得逃走其夜令又夢云二人雖得走民已誌之一人青誌如菴葉一人斷其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寬也追捕並擒獲

異苑曰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塚霧靈異不恒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爲勅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卽墜馬而卒

又曰潁川諸葛閭字道明墓在揚州莊將山之西每天陰雨塚中輒有絃管之聲

又曰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眺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王攀石而死而石生熟蒸出外致

舟木樵滅命卽鑿之果得大墓有碧石滿塋

志怪彙集曰陶侃微時遭大喪家貧親自營塋有班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去見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岡上見一牛眠山傍中必是君牛眠處便好作墓安墳則到極貴小位極人臣世爲方嶽侃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當時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塋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矣

潘岳關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高數十丈迺六七里今在陰盤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隱而不見者驪山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此無大石運取于渭北故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九

六

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

又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徙民置二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陵皆各五千戶縣屬太常不領郡也守衛掃除凡五千戶陵合一人食官令一人寢廟令一人園長一人園門吏令三十二人侯四人元帝時三輔七千戶始不復徙民部陵渭陵延陵茂陵皆不立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郡東南二十里有一大冢號丹陽郭長老云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反冢也外形甚高大內一大冢居中兩邊各有四小塚橫首大冢外作微道周匝皆通冢裏高二丈餘小者半七微道人半之此墓相通一窺似是

殉葬者不聞。聶友奢僭以人從死也。且金新塗縣南上里見聶友墓。

荊州圖記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一丈五尺，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又曰：江陵縣東南七十里有楚莊王墓，高四丈餘，王祭登樓賦所爲，西接昭丘是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霄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有單龍塚，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詣之，因此其兵后稱號於宛，而龍卒故厚其墓。

又曰：鄭卿，耶鄭滅地方也。崗南有劉長沙墓，益州牧焉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九

七

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香冢。

鄧德明南康記曰：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柒候墓，遙望松柏卒歲不彫，說者云墓處極峻，及累石爲冢，又別有金錢藏，不可得開，若欲由上，必遇雷晦之異，時時見光色如雲之爛音，所爲金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舡，探螺沙邊，共宿夜間，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日，問所埋處，但見古塚亭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又曰：南野山，獻山，大唐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冢，昔

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蛇圍繞墳崩雷雨晦冥
當時竟不得發

鄭緝之東陽記曰孝子許孜父母葬虎山十里在山麓曲
隧三里鹿嘗食其松栽孜心念之卽日鹿自死于所犯栽
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墳至今猶存

又曰獨公山有古墓臨其溪博文曰筮言吉龜言凶公三
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塚猶半存自稍以崩盡

會稽郡十城地志曰上虞縣東南古塚三十餘墳永嘉之
初潮水壞其大塚轉壞一冢轉題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黃
卜葬於此大富強易卦吉龜卦凶數磚置縣樓下池中錄
之悵然而已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五十九

八

輿地志曰瑟瑟折有古墓半在水中甕有隱起字云瑟瑟
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籠至京師諸貴
傳觀之

禮儀部三十九

塚墓四

禮論曰問君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臨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祭君宜哭則主不敢以哭犯君耳

又問墓中有何面爲上荀納以爲緣生奉終宜依禮坐蔡謨難問據公明堂位東西以北爲與納反納之又引願位以答王濮陽北墓向南以西爲墓上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孤終卽爲塚焉諸生尊師法而陪塋者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各其山名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琛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東二百里餘步有晏嬰家又曰齊桓公塚齊城之南東十五里在牛山桓公冢西南八里有仲父塚塋于牛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石碑猶存

吳地志曰閭門外女墳者吳王闔閭女墓乃以文石爲椁藏金玉珍玩以人從死高墳深地地水城湖故名曰女墳亦與虎求俱免發掘皆無所得也

又曰閭門南有要離墓吳王闔閭既殺王僚而代之僚子慶忌亡奔衛慶忌勇健過人恐結諸侯還爲國難伍子胥與要離爲行人要離弱而謀於王曰殺臣妻子刑臣右手要離因亡奔衛慶忌聞吳王暴虐如此甚信之遂與俱還共襲吳王行及大江要離刺殺慶忌因亦自殺閭閻葬之於閭門南大城內門外有慶忌墓

仁淵之齊道記曰先是嬴北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割此作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但是後又陪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東有四舊墓得云 云黃市也墓皆方墓圓墳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

二

戴延之西征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增冢冢高四十餘丈東北有隧道其城北三十里有劉向墓泗水東三里漢大夫龔勝塚石碣猶存

又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俊冢前有古石祠堂堂壁皆有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列石記之

伏滔北征記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山有吳人大將諸葛瑾墓墓牆猶存西北十里宜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孫告鑿其後計里名爲宜瀆

續述征記曰太公塚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爲坂高十丈曾有發之者塚數十仞得一銅椁金玉甚多尙父五世葬于

周斯寔田和塚也和遷齊居于海上而別爲諸侯亦稱太公也

又曰宿預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掛樹則斯地也

又曰城陽縣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堯塚自漢迄于晉二千里及承尉刊名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石一載記于堯碑城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墓稱曰靈臺堯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儼然若新

皇覽塚墓記曰顓頊塚在東郡濮陽縣頓丘城外廣陽里中王莽時使使者祠顓頊塚

又曰秦始皇塚在驪山之古驪戎國今之世顓豐晉獻公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三

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莖焉并天下徒亡十餘萬穿入池洞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眞惟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弩人有近穴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鳧鶴機關轉相幹終而復始上具天文以人魚膏爲燈度久不滅后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匠知之殺工匠于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木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餘后墳籍燒其宮觀關東城發之后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椁后賊遂其銅

又曰太上皇葬萬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長陵孝惠帝皇霸陵諸陵皆用瓦器不爲墳王莽之亂天下無道獨無災害

景帝塋陽陵孝武皇塋茂陵孝昭皇帝塋平陵孝宣皇帝
塋杜陵孝元皇帝塋渭陵元帝下詔曰無置徙民令天下
無騷動之憂自是陵園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塋
義陵孝平帝塋原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厲王長坐謀反后
置國知諸王長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云長仙醫巫訖曰
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仕狗吹雲中鷄鳴天上東平思王家
皆東平松皆西靡

又曰蒼頡塚在馮翊衙縣利陽南道傍墳高六尺亭學書
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又曰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
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絲帛民爲蚩尤旗又有髀塚在山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

四

陽郡野鉅縣傳言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克之
身體異處皆塋之

又曰奚仲塚在會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
山下名奚仲亭

又曰湯塚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又曰吳大伯塚在會稽吳縣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塚在京兆長安縣

又曰王子

音

冢在南陽鄂縣西

又曰夏育冢在濟南歷山上

又曰秦穆公冢在甘泉宮祈年觀下

又曰虢公塚在河內溫縣東濟水南大塚是也其城南有

號公臺

又曰葉公諸梁子高塚在南郡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所近縣民皆祠之

又曰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里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子攻地微高

又曰孔子塚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塚塋方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塚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塚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上皆無能名其樹者名氏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亦大小相望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五

又曰伯樂塚在濟陶定陶東南一里塚高五丈

又曰師曠塚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

又曰楚武帝塚在汝南郡鮦音約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

之楚王岑

又曰鄭相子產塚在河南縣新鄭縣城外大塚是也

又曰靖郭君塚在魯國薛城中東聚孟嘗君塚在魯薛城中

中

又曰文信君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塚是也民傳言呂母塚不韋先墓故其塚名呂母不韋死獲過于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

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合宋九上言臣聞

昭王典不韋好書皆以書壆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高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又曰亞夫塚在廬江君巢縣郭東居巢亭中

又曰齊桓公冢在淄臨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嘗君與齊桓公塚同處

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壆妻問兆域之制于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忝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一十一

六

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濶而上欽其中頃謂之中樵中樵欲附欹而傍煞墓中米粉爲飭以代石聖不置甌甌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其近于屍也鑄鉄爲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迎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壆也將穿塚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堅四門八牖古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后終吉后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圍墓書曰大墓天剛麗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欲得

連崗隱軫然如亂雲望之翻比絕而復連小頭火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卽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卽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壘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頭則大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趨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塚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之出公卿代代不絕封侯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蛟蛇者葬之出三千石凡依山作塚皆當立此東爲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又巍直上如聞狀出二千石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七

又曰欲知貧富崗陵肥薄狀如馬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崗陵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瘦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家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崗武子崗

又曰凡葬于龍耳出貴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壘之出二千石

張載七哀詩曰比邨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塚塚皆云漢世主

魏武帝遺命曰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魏文帝

爲漢帝置守塚詔曰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塚各三百家宋孝武置自古王帝守冢戶詔曰先代帝王因時創業君人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久遠丘壠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埋無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隨近十戶蠲其役以供守視

宋高祖修楚元王墓銘曰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尊敦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先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隆作範後昆本之枝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于百代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剪追甄墟墓信陵尙或不絕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蠲復近墓五家長給濫節

禮儀部四十

弔

周禮喪祝曰王弔則與巫前

鄭司農注云喪祝與並以姚荊執伐在王前

又曰巫曰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

前後王如之禮

又太僕曰太僕長三公孤卿之弔勞土使往也小臣掌士大夫

之弔勞

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知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一

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於禮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也

又曰死而不弔者三

謂孝身畏人或以說之死之者孔子喪亡也

於臣是也戡行上危不乘險之下溺

又曰曾子弔於負夏

負夏主人既祖填池祖謂後棺車去也

墳也當為奠徹聲之誤貧趣造奠設祖奠復升堂矣極無以而反之

又降婦人而後行禮於及極婦人辟之

人蓋欲殯質於此婦人皆非也

從者曰禮與曾子曰

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具不可以反宿也

又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禭裘而弔曾子指子遊曰大夫

也為於禮如之何其禭裘而弔也

又曰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途道辟於路盡宮而授弔焉

畫地爲宮象會日子贊衛不如祀梁妻之知禮也

又曰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

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不辭受春

又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會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爲君

在禮弗內也闈人守門也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更履

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坐以言下之會子後入闈

人辟之兄陋賢相隨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

揖之

又曰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空之棺也孔子曰殷已慤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二

吾從周

又曰曾子與容立于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容之旅曾子曰爾

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棺曰反哭於爾

次次舍也禮館人使會子北面而弔焉

又曰五十無車有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

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于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謝無主後

弔曰寡君臣事示亦爲主人曰臨君辱臨其君遇柩於路

心使人弔之君子君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弔者爲有

爵者

又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難出奔是時在翟執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

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勤其反國亦欲納之喪亡失位孺稱也以告舅犯舅犯事重繼免

之舅孤子也也字也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謂善者道可守者仁親親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欲反用求為後死利父死而天

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詳也又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也

又曰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三

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曰語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又曰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族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彼為

又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諛良不專於其親也

又曰弔者即位于門東西面其界在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當面門主孤西面立於外階下相者受命曰孤其使某請

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命以出也不言殯者喪執賓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之甚使某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各者君裝稱子某使通通碎

也須矣不出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

命曰寡君聞君子喪寡君使其如何不淑子拜稽顙首而
者降及位子孤子位者出及者陸夕門外位

又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踰封越竟也或謂為越強

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主

當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必免尊者人君為之變也未服未成服也既實成服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生

人未喪服則君不亦錫衰既葬哀而哭

又曰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階也謂於是弔也

左傳曰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滅

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又曰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故皆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有先人之弊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不得與也齊侯弔諸其室傳謂婦人有禮

又曰游吉相鄭伯以如留亦賀虎禱也使趙子見太叔曰

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

也其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又曰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勢之賊又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憲所以見賊皆出宗魯

又曰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蟻送葬在家十五年今吾子

無二何故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呼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又曰蔣許字元卿遭父喪有弔者盈門候母疾之不與席
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菴往弔者如舊

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衆甚盛喪母有
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蔡遵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上
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止哀慟復幸城門遇
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
故事

謝丞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五

弔於冢預炙鷄一隻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果鷄徑到冢
上以燧取火炙鷄以水漬綿使酒氣置冢前祭畢便去

王隱晉書曰何邵爲司徒薨養子岐爲嗣袁粲弔岐岐辭
以疾粲獨笑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

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
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

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
宗正喜嵇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

不憚而退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顓旣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

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荅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又曰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于孔子曰令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且弗聞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禮統曰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有弦哭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弔者毒也致有恩厚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白虎通曰檀弓記曰天子哭諸侯曾弁純衣

又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遭離之嗚呼哀哉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任弔之曰飢乎曰然子惡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老聃死秦夫子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

淮南子曰北塞之人有善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福居數月馬將胡駿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禍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馬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符子曰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隣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隣人曰聞有喪將咳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隣人之不通

說苑曰孫叔敖爲楚今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粗

太平御覽

卷五十一

七

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擅高權者君惡之尊祿已尊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高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世說曰顧彥先性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顧不勝其慟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光頗復賞此不因又慟哭下執孝子手而去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立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主主人卽出中門外西面向此上拜賓入門卽位於堂下當階西面賓泣卽

階而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服朝禭喪如吉時也當歛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弁之服以襲喪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經謝茲服喪圖曰夫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經錫衰弔六鄉弁經錫衰弔大夫弁經疑衰弔士弁經總衰弔幾內諸侯弁經總衰

郭太別傳曰賈叔字子厚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亦至咸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迎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又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一芻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裴楷別傳曰裴楷少名知而風情朗悟初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傍若無人楷不爲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

陶侃傳曰侃丁母難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冲天而去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尸在牖

下枕墊度囊繼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經有經下馬大夫爲界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麻裳弁經異姓葛同姓麻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日

大牛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九

禮儀部四十一

諡 諱 忌日

諡

釋名曰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諭行以賜諡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同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

周禮曰太師凡大喪帥其瞽而歛作諡鄭玄注曰歛與與言也王之行陳其

生持行迹為作諡

又曰太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其讀諡誄亦以太史賜諡

禮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鄭玄注曰子事父母無貴賤等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一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諡者行之迹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

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

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

隣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又曰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古謂殷以前也大

死有諡也

又曰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名

聲譽也先王諭行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惠猶善也言聲譽雖節以其行一大益者為諡也

左傳曰無駭卒無駭始為鄉羽父請諡與族公問于衆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又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又曰楚子審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赤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之夏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請諡之恭大夫從之

又曰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組諡曰成子

論語日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漢書曰景令諸侯薨列侯幼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諫策列
大不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二

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諡奏諫策

又曰賈山奏事曰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過三四十世也

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祖襲者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

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

張蕃漢書曰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諡曰宐

爲貞節先生

又曰蔡雍嘗至朱穆家寫書及穆卒雍及門人共諡穆曰

忠文 潘論曰夫諡上之所賜非下之所造項冉至德不問有諡蔡朱二子各以哀伐戴否不立故私議也

范曄後漢書曰夏侯恭善爲文章諸儒共諡曰宣明子牙

少習業著賦頌讚凡四十篇舉孝廉早交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鍾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公高德茂位爲師傳論行賜謚當先體此廉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謚曰成侯

于寶晉紀曰何曾卒下禮官謚博士秦秀儀曰曾資性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語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鹿累家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按謚法名與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曾交謚爲繆醜

又曰太尉魯公賈充薨初充用韓謚爲賈氏嗣土特許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三

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軍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曰太康八年太帝上謚故太常乎陽勇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

晉中興書曰中宗卽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遵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鄉常伯無

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勲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可限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

無爵而謚自遵始也

沈約宋書曰江智淵出於比中郎長史初上寵姬宣貴妃
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淵上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
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
不杜謂智淵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

宋書曰劉康祖出軍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
之衆入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
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士將
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於是
大敗舉營淪覆免者纔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百
姓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四

又曰蕭珍音軫素爲諸暨今到縣十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
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離門妻郎齊太尉王儉女久
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又曰王曇首卒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
也中書舍人周赴待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殞曰直是
我家衰耳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預縣侯謚曰文

又曰王宴爲吏部尙書令王儉雖貴而疎宴旣令典選權
行臺閣與儉頗下平儉卒禮官欲依王遵謚爲又獻晏啟
上曰遵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出謂人曰平頭意事
已行矣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宜居曰大聖尼父告謚

孔廟

齊書曰長沙威王晃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
邊枯蘗丁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巷聚而稍不出乃令
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今晃於華
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諡

曰威

在城即位任城曰章也

梁書曰蕭子顯卒請諡手敕曰恃才敖物宜諡曰驕

又曰徐勉卒武帝聞而流涕即車駕臨殯皇太后亦舉哀
朝堂有司奏諡居敬行簡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因諡簡肅
公

又曰蕭機字智通位相州刺史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五

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尙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惠聚歛
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諡詔曰王好怠政內宜諡
曰煬

又曰蕭曄爲首陵太守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
潤郡多猛獸爲害曄在政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曄寢疾歷
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諡法言行相 曰僭乃諡曰僭侯

陳書曰袁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成其子芳華曰
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歛手足旋葬無得受賜諡
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諡曰質

唐書曰開元中贈左丞相程行誥諡曰貞岐王府長史裴

勳武德使上務禮節死乃諡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後可知也今世所以臨葬而諡之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一言爲諡實者兩言爲諡故湯死後稱成湯是明二言爲諡也

諡之十二品禮法諡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慈惠愛曰文剛德理直曰武天子崩大臣至郊諡之者何以爲臣子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美者故之郊明不得欺天也

又曰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大夫國之母修闈門之內卽下亦化也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七

春秋傳曰墓宋恭姬傳曰其稱諡何實也傳曰哀者何莊公大夫也卿大夫妻無諡者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諡何婦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諡太子夫人無諡何本婦夫太子無諡其夫人不得有諡太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諡知太子亦無諡也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古者之制爵祿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無爵也號諡何法生稱火死稱炭也

抱朴子曰上古無諡始於周家耳皇帝諡蓋後人追爲之諡取其法世時行迹而已非黃帝羣臣之作也俗人通自不信仙寧肯追以仙諡黃帝乎

穆天子傳曰爲盛姬諡曰哀淑人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爲務也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昔先王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爲是其餘貴也被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急於貴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崔駰章帝議謚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虞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七

疊文王綱紀四方又倬彼云漢爲章於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折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捧天時臣愚以宜上尊號曰章駁唐獨孤及謚呂誼曰肅嚴鄧曰國家故事宰臣之謚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疑於形容請曰忠肅及重議曰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在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子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袁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

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文不足以其善於是其文終成

景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與魯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褊其杜如晦封襄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史有以字少稱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貶果在乎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蕭者威德克就之名以諶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蕭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隨會寧余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來賈誼之籌算賈逵之忠莊張記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恢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諡以肅當代不以爲貶何當徵一字二字以爲之升降乎

諱

周禮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昭王之忌諱志謂紀也先生死名忌名爲諱

禮曰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不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不至於祖名也孝子聞名心懼

諱之由心也此謂庶人也適士也以廣事祖雖不見父母猶諱祖大夫之所有公諱避君大夫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大夫之家恩遠也質獨對也婦諱

不出門父親近於宮中言避之耳大功小功不諱入境而問禁入國而

問俗入門而問諱

又曰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

稱在稱舉也

又曰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舉言猶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

則稱字謂之臣之名也又曰卒哭而謂自此而鬼神事王父母兄

弟世父叔母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諸王父母以

不知親言是謂士也天子諸侯韓郡祖母之諱公中諱妻之諱不與諸其例

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之

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君固非臣子所斥然禮記卒哭以父澤

荀曰舍故而諱新曰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木諱事神則孫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坎兄也子鳳

入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九

字景慈卒於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改革林鳳莊門為瑩賢

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鸞為神雀

南史曰玉琨避諱過甚父憚母各恭心不得犯焉時咸謂

矯枉過正

又曰王亮王攸之子為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政政時有

晉陵合沈璿之性羸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璿之

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亮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

字當竹曾傍安大猶為大傍安曾猶若有心悠無心悠乞

告示亮不及履下牀跣而走璿之拊掌大笑而去

唐書曰賈增除中書舍人因辭以父忠同音識者以為中

書是曹司各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齊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心哭爲世所譏

世說曰桓玄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麤
疎

語林曰黃藍田作會稽外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
過無復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皇
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以議時其可否禮官議疑無適準
正聊率所見以論之曰禮記曰夫人之前雖賈君之前臣
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
諱則大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
王名可無諱也

忌日

大不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十

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忌日志有生至而不敢盡私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
不日舉他事如有時日

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於
親以此日其忌哀心如喪時

續漢書曰申徒與屠字同蟠字子龍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
肉十餘年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晉書曰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日是忌日范汪問王彪之
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苟納
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

忌歲

唐書曰萬歲通天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詣闕獻

俘內文王及善以爲將軍將入城列有樂軍今屬孝明高

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案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狐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納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軍樂是軍容與常不同請振作於事無嫌

孔叢子曰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家之忌日也故子順曰飲也禮雖衰麻見於君先生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輕矣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脩字叔治北海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隣人爲之罷社世說曰前輩人忌日雖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京生人須臾欲作音聲王便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譚林曰桓立不立忌日政有忌時每至日絃觴無廢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子國子也古者可樂以教國子

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禮曰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

以悅遠人以作動物

又曰天子宮懸

四面如宮

諸侯軒懸

去南面餘三面其形如軒亦曰輿懸

大夫判

懸

又去其北面

士特懸凡樂鍾磬之半為堵全為肆

又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三

一

弟焉

鄭立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成此已調之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砥庸孝友

也猶忠也剛和柔適也砥敬也庸有常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

功謂以善物論善事也道誦曰遵也者言古以諭今

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

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

又曰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卷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黃鍾舞

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護以厚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

之以八音

又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祇再變而致羸

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
天神

又曰凡樂園鍾爲宮夾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霽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圜巨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
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巨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
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
羽路鼓路鼗陰門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於宗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大不御覽

卷九十一

二

又曰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肆夏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
夏簇夏祓夏驚夏
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九夏夏大也
樂之大歌有九祓讀爲陔鼓之陔王出
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實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出際奏齊夏族人侍奏簇夏客醉
而出奏祓夏公
出入奏驚夏

禮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文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毛謂之樂干楛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
翟也旄牛尾也文舞所執也樂者音

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
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單以緩其喜心感者其心
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轟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故先王所慎以感之者宮

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沾滲之音矣凡音濁者尊清者卑沾滲弊敗不和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卑

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於慢矣喪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

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

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同謂齊好學異爲別貴賤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

也離謂所居不和也樂由中出和在禮自外作敬在樂由中出故靜

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

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

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故知禮樂

之情者能作識禮義樂之文者能述述謂通其義也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化猶生也謂猶形休異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

憂禮廢則偏矣及夫敦樂而不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故聖人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夫
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
遠而測深厚是故志微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
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
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
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作音而民
淫亂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道謂仁義也
欲謂邪僻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行而民嚮方可以

觀德矣

方田道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二

四

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于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
心然後樂器從之

又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吾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

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

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

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

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糝雜子女

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文

侯曰敢問溺音何從而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

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淫於色

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醜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惠惠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樂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則治心者也

致猶深審也子諒如不子之子狷然新生好見也善生也心則寡於利於寡於利欲則樂矣至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鄙詐入之謂利欲生

外貳斯須不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

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樂慢焉德暉動於內也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

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

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減猶倦也盈猶益也禮減而進

以進為文樂盈而取以反為文樂以統性禮以聖行之情益也而行卷則益之則

使反進則自免往反謂損損者抑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反而不盈則放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得謂曉其義之其歸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夫德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鐵鉞先王所以飾怒也

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

又曰孔子問居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子夏曰三無既得而問之矣敢問何

大三御覽 卷五百六十三 六

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有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

夏曰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

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

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

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

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

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

喪施於孫子

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

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又曰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威而象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也

又曰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作四夏示易以敬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

美此禮也

之樂由陽來者禮由陰作者

陰陽和而萬物得也

左傳曰曹太子來朝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

酉治獻也

施父

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施父晉大夫也

又曰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

懸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

潔奏樂也

驚而走出

樂部二

樂雅中

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也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矣爲之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
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大正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一

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合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郤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樂聲

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慙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漢者樂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馬之曰美哉勤武王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舜之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

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又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也荀罃辭

荀偃士丐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百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宋以祭公則用諸侯樂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之樂也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

旌表識旌夏非嘗卒見之晉侯懼而退入於房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崇見於卜兆也荀偃士丐欲奔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

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聞

又曰晉與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帥觸師皆樂師名觸師

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大夫有功則明樂也

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營大師摯成關雎之聲而

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德而美之

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

又曰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始作胃金奏聲

如變動之貌 從之純如也皆作純如感不之貌 敬如也 釋如也以成 敬如使清之別之貌也釋如志意條達

又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易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致太平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爾雅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

柳 郭璞注昔五音之列名其義未詳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秦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語大夫曰我之所甚樂與百神

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又曰樂所以上事宗廟下變化黎庶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三

又曰凡樂者使萬民感蕩滌邪穢斟酌以飭厥性

又曰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

心也

又曰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殃其自然

者也故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

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引也紂之行何隘也夫南

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天下同意得萬國之歡

心故得天下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

樂好之萬民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叛之故身死

國亡

漢書曰聲者養濟人之邦意全其正性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觴也物觸他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昌始施生爲四聲納也徵祉也物甚大而番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商爲土爲信爲思爲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又曰樂者歌九德頌六詩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之也又曰夫樂通神明安民庶故無不虛已竦神悅而成

流是以海內偏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土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至故詩曰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四

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魏志曰太祖以社夔爲叅軍謀祭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唯歌舞非所長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詠雅樂歌詩尹臣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馬肅時知先代知舞總究研精遠考經語近採故事教習講精備作樂器復先代之樂皆自夔始也吳錄曰吳中目周瑜爲周郎瑜精意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時吳人謠曰曲誤周郎顧

宋書藏傳曰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立走武帝使善入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善卿欲此乎善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勤勞王雖宮

室復不肖實無情於樂武帝笑曰聊以戲耳

齊書蕭惠基傳曰自宋大明以來聲伎之所尙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三祖曲直相和歌每奏輒賞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錄姚興傳曰濟南公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後魏書曰阮孚封萬年鄉男永安樂末器殘缺莊帝命孚修之上表曰昔太和中故中書監高閭太平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五

騰莫有適從登彼旨勅並勅施用往歲大軍入潞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丞前已來至宮懸肆箱筍篋十六架偏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音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諧器像若謂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簋懸架首和不扣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亮氏條廣之規聲氏居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嚮捐除繁重討論實錄依十二日爲十二呂各准辰攻當位懸設角聲旣備用擊奏則爲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合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三架爲定奏可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太反傳錄

尙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

隋書曰文帝性恭儉不好聲伎嘗遣牛弘定樂帝曰非正聲雅樂清商九部舞皆令罷之

又曰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於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泊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其問可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太平御覽

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刼盜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瞻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文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七

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又曰文帝開皇六年尙因周樂命工人齊樹題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繆旣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所事體大不可速成意乃解

又曰開皇中亡齊仗曹妙達安馬駒等以藝遊王公之家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命妙達理郊廟樂

扁鵲傾權行天之聲萬寶常觀於樂署部伎樂中唯百濟
樂清有歌人聞謳謠之曲爲耳目之娛者不可勝載

唐書曰鄭從瀆在示時已兄處誨常爲鎮帥歿于是郡記
一政受代不於署舉樂

又曰王涯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勝欲聞古
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韶樂
樂曲成涯與太常承李廓少府監庾承盧押樂工獻於梨
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又曰乾元初上謂於休列曰古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
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在天禮物不疵厲且金石絲竹之
器也人比親乎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備或鍾聲失度集
樂工考磬來朕當於內是定太常集樂考試數目審之羗
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三殿親試考擊皆合
五音羣臣稱慶

又曰祖考繫隨毛爽授律皆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
二律爲而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十音以當一歲之
日又祖述沉重依淮南木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
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術數爲母以一中氣有所
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歲以配七音起丁各至
以黃鍾爲角應鍾爲宮蕤賓爲變徵余其日建皆依運行
每日各以本律宮爲旋宮之義曲斯著矣武德之樂漢尅
暴秦之從所作也言以武德除亂使天下樂行也四海天

下和平也

又曰正月享西京太廟太樂令裴知古謂萬年其在唐室
子孫乎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
卽位復國爲唐

國史補曰宋沉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調沉考鍾律得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四

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四終

吳興陳杰分校

樂部三

雅樂下

律呂

雅樂下

國語曰夫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瓦系尚商匏竹尚徵革木一聲呂以和樂律以乎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土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磨之金石擊之絲竹越之匏竹節之以節八風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人主與羣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五

一

人衆亦家縱樂五日以迎日冬至人主致八能之士備人主乃使八士撞黃鍾之鍾擊黃之鍾鼓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鍾之鼓用馬革鼓員徑八尺一寸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瑟長八尺一寸吹黃鍾之律間音以竽補竽長四尺二寸天地以和應黃鍾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因請政所行請五官之符管各受其賓聲之調者詩氣和則大主以禮賜公卿列士五日儀定天地之氣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章之德則陰陽之咎如度數夏至日之禮如冬至日之禮舞八樂皆以肅敬爲戒

八音者雲門五英大章大卷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

黃鍾之音調諸氣

和人主之音順則蕤賓之律應磬聲和公卿大夫列士誠

信林鍾之律應此謂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穎客春秋釋列曰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

五經通義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

又曰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尙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養形歌者有聲舞者有形何言歌堂在也以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

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五 二
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左右鍾應之馬鳴中規律駕者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出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不則撞蕤賓客貌治則得顏色齊顏色齊則飢膚安蕤賓以治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虫無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卽席告入也此言物類相感聲相應之義也

又曰湯作大護聞其宮聲使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隱惻而愛人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白虎通曰樂也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

音和聲鳴也聞其聲卽知其生聲音者謂宮商角徵羽也音飲也則弱清濁和而相飲也音有八謂金石絲竹土木匏革太平乃作樂何樂所以防淫奢民飢寒何樂之防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孟子曰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五

三

墨子曰程子問於墨子曰聖王不爲樂音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琴之樂農夫春耕夏耕秋歛冬藏息於吟詠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能脫弓張而不弛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用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大護以循九韶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命曰大武吾聞周成王之治天

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樂於繁者治逾寡自此觀之非所以治天下也

又曰齊康公有樂工萬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莊子曰北門成聞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聞之懼後聞之怠卒聞之而或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或謂之死或謂之生行流散從不主帝聲此之謂天樂也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如於陽阿採菱

許慎注曰楚樂之各也

邯鄲有

鬻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此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四

未始知音也

李奇趙之善樂者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武曰而終足爲樂也

山海經曰祝融生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

世說曰荀公會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四指自謂宮商無不諧韶阮咸妙賞時論謂之神解每至公會作樂荀心識阮意必謂之不調而阮口初無言直意思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知校一米於此伏阮之妙解徵阮南

詩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學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故樂不獨白樂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樂娛以觀得失之郊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歷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

七始謂四方
天地人也

又曰上元地氣也居中調禮樂教化流行惣五行爲一下元者天氣也爲萬物始質也爲萬物之容範中元者人氣也其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象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和合入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五

五

於地以時出時入物者也風元者禮樂之本萬物之首物莫不以風成熟也聖王之知物盛極則衰暑極則寒樂極則哀是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制禮作樂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風和雨露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聖人作樂繩以五元度以五星祿真以道德彈形以繩墨賢者進佞人伏

繩正也祿靡也
貞正也彈制也

要覽曰君山曰余兄弟頗好音嘗至洛聽音終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故改已風俗通曰案劉韶鍾律書曰春官秋律百世必調秋官春律萬物必榮夏官冬律雨雹必降冬官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能作知禮樂之文

華譚論曰夫無聲者五音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精宮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研朴之容推精朴以檢得失稽清濁以接存亡夫宿留瘼母經目而人不視者何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嬙靡服而入左顧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貌而陳亡濮水以聲好而國滅夫何淫哇之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不能制其欲是以爲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所以爲教也

阮籍樂論曰聖人之作樂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五

六

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氣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下楚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魏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踏水赴火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濮之曲懷永曰之娛抱長夜之欣云終身之樂淫縱俗之故江淮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瑟之容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骸也桓譚新論曰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

何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太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
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注云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也黃鍾子之氣
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太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
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
之氣也十月建焉辰在析木之津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
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
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
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
中呂己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
太平御覽

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
婁辰與建交錯賀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
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中林鍾之初六也林鍾文上生
太簇之九二太簇以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
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之上生蕤賓之九
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
則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
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異位者象母子所謂律娶妻而
呂生子者也

又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
爲樂器注云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故

書同或作鉦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

呂氏春秋曰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至西方之崑崙之音以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音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官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官適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徵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官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歡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之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爲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先大聖至禮之世天地之氣和以生風日至則曰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呂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正十二律也

樂書曰雅樂部器隨律定聲合德其所也黃鍾之均則用黃鍾之器合太簇之均則用太簇之器是以旋宮法北聲律充諧則無錯器度音咸取中聲協律是以三倍黃鍾而大至於雷霆謂黃鍾律之度三分九寸而倍成一尺八寸

則合雷霆之濁聲也九寸而減餘四寸五分則應中宮之清聲也唯當九寸是謂正聲而可協和神人感通天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故也地氣上隣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故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則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故孤竹之管律應夾鍾聲與氣諧故感天神而降孤竹之管律應林鍾聲與氣諧故感地祇而出陰竹之管律應黃鍾聲與氣諧故感人鬼而至樂器云昔晉人有銅藻盤無故自鳴問之於張茂先荅曰此器與洛陽宮中鍾聲相諧宮中撞鍾故鳴也若以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也是故樂之

矣
古今樂錄曰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叅軍信都芳代號知音能以管候氣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之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理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住並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又曰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晉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地氣至一律冥符則飛灰衝素散出

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八月天氣卽應或
至中下旬開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
纔飛少許者帝異之間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
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
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
不和非同別暴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
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五

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五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六

樂部四

歷代樂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投猶 一曰載民二曰立鳥三日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又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鍾和五音以詔英韶以

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

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

德與天合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

龍效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命先鱣為樂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六

佶偽自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和盛帝嚳命咸

墨作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倂有作為擊鼓鍾磬吹琴展

管箎鞀推衡帝嚳乃令大棄兩手相擊曰棄或擊鞀擊鍾磬吹琴

展箎因合鳳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樂也帝

堯立乃命鄠為樂鄠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質當乃以

麋輅冥岳而鼓之乃附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

百獸瞽瞍乃拌五經之瑟分拌作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

章以祭上帝舜立卯延乃拌瞽瞍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

為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

德禹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

濬水以導河疎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

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毀湯卽位夏爲無道暴害萬
民侵削諸侯不用度軌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師以伐桀
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寧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六
招六列六英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
文王三潏制心
斷脛列孕散宐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
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
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兌以兵克之
於牧野乃獻俘馘於京大室乃令周公作爲大武成王立
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
逐以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尙矣生
於度量本於太乙太乙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
大御覽 卷五十一 六十一 二

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純純離而復合合而復離是謂天
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盛當日月星辰或
疾或徐宿日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
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本於太乙化於陰陽萌芽始厥
也厥動凝寒以刑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

先定樂由此生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
夫音亦有適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
塞橫塞則振振動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
不詹詹音
溥也不詹則窳大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
虛
病谿極則不監不監則竭監察大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
不收不收則不博不博則怒不博入不
博一人故大鉅大小大清

大濁皆非適也桀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十秩鍾律之名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又曰帝顓頊好音乃令飛龍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帝嚳命咸池咸黑作唐歌九招六列禹疎三江五湖命皋陶爲夏籥九成湯率六師以誅桀之罪命伊尹爲大護歌晨露武王以六師伐殷乃命周公作爲大武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樂書曰謹按禮記疏云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運成立甲歷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諧律呂繼德之樂故曰立基也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明功也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道成各百物明民共財德如雲出其門民可有於族類故樂曰雲門帝系謀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克樂樂既成天下幽微無不得理樂諱曰黃帝之樂曰咸池池者施也道施於民故曰咸池顓頊曰

法度彰明舜白簫韶韶也舜紹堯之後禹曰大夏禹承

故曰大章之殷曰大護湯承堯而起護先王之周曰勺又

曰大武周承堯而起武之道故曰勺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

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

樂於已為本舜之時民樂其韶堯業故韶者韶也舜服纁堯之業

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駢讀曰頻也湯

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

興師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

之端不可一也各樂其君所為吹不可合四家以為一也

樂苑曰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

漢書曰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記

其鏗鏘鍾鼓而已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雅人

制高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

神之樂也皇帝入廟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

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遍聞之

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承之樂服虔曰叔孫美通所奏樂也

神明既響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以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韋昭曰唐山姓也曰周

有房中樂至奏名曰壽人孝惠二年使府樂令夏侯寬備

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儻孝文

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儻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以象

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儻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以象

天下樂於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武儻者曰本韶儻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儻者本周儻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儻者孝文所作以明宗天下之安和也蓋樂以所自作明者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儻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儻以爲昭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儻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昭樂者猶古之韶夏也主出武成德儻禮容者出文始五行儻儻入舞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武不失節能以禮樂終也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父老相樂醉酒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兒童百二十人習而太平御覽

歌之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採詩依誦有趙伐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告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是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欲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天子自竹宮而望拜

章昭曰以竹爲宮天子居

之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皆不相襲以明功德光武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修建三雍肅祇禋祀德化巍巍比隆前代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舞名宜曰大武之舞謹採百官頌可登者歌一

章四句以爲曲上從其議

魏志曰明帝時有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明帝制作興治爲魏列祖樂用章斌之舞

沈約宋書曰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周舞曰五行後漢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高祖又作昭容樂昭容生于武德禮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漢又有雲翹育命之舞雖莫知其所從來然因舊以祀天地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公德也採文始五行武德真修爲文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始祖之廟皇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六

六

武舞改宗廟安和之樂曰正世樂加至樂曰迎靈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卽前代之辭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郊廟新歌其樂舞亦仍舊又改魏昭武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廟尙書下太常祭祀宜周樂名太常賀修荅云舊京荒廢今旣散土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者難以音言于時以爲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

故太寧末又訪防孚等增益之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又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磬勗薨事猶不竟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者

又曰魏公卿奏曰列祖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著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彰明也臣等謹制樂名曰章斌文武之舞

又曰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歌首並合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大樂清歌詩王韶之撰二十二章又改正德舞曰前舞文悅舞曰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八十六

七

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建元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備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弘議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君草皇太后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末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

建平王弘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
二廟齋祠登伎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主登歌人
上殿絃管在下合元會登歌亦上殿絃管在下階

梁書曰武帝思復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
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人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古樂
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聲不
和韻初齊永明中無人冠幘並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
履讎履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
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
武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
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爲之雅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六

八

雅者正也止乎千二月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
雅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
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
子出入奏亂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亂王公出入奏寅
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
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徹以雍
也並三朝用之犧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
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雅取禮記牛必在滌三月薦毛

血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爲牲雅左氏傳牲牲肥腍
北郊明堂太廟並同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

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向書至誠感神皇帝
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嘉齊不改梁初爲承
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澆玉爵獻卽今之
福酒亦古之獻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就燎位宋元徽三
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
隴至是燎埋俱奏禮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
也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
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
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是
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克庭用十
六曲武帝乃去其四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六

九

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齊曰不樂今親奉
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承耶叅議請輿駕始出
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爲定制初武帝之
在雍鎮有童謠曰襄陽白銅錕反縛揚州兒識者然白銅
謂金蹄爲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
皆面縛果如童言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
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天
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斷水苦輪等十
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
設元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侯景以簡文女深陽
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

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潛然屑涕景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也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修風雅咸盡及破侯景諸樂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又曰陳武帝欲設樂有司議以武帝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唯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樂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伏

又曰周樂曰武曰勻武象武王能以武禁暴也勻象周公制禮斟酌文武之道也又有房中之歌后妃之德周備六代之樂唯關六莖與五英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始皇改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用五行之色

又曰漢高帝改韶樂曰文始高帝好壽人之聲惠帝使太樂令夏侯寬合之絃管改名曰安世魏復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改安世曰正世晉改大韶曰宣文正世曰房中晉亂後亡文舞秉羽籥皆宣文之遺法

又曰漢樂曰武德昭容巴渝四時昭德盛德大武雲翹育命武德昭容巴渝並高祖所造也武德舞人執干戚以象天下行武除亂也四時文帝所作以象天下太平昭德景帝作之以享太宗廟盛德宣帝作之以享世祖廟諸帝之廟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祖加武德而去四時酌祭高祖歌海泰龜龍又有青陽朱明西皓玄冥等歌以迎

四氣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則歌朱明而兼舞二舞光武平隴蜀尊郊祀高祖配享南郊兼用五郊歌舞地祇時常亦如之魏武改武德曰武頌昭容曰昭業巴渝曰昭武雲翹曰鳳翔育命曰靈應晉改昭武曰宣武遭晉亂唯巴渝存隋隸清樂部

又曰宋樂曰凱容宣烈並文帝所造至梁亡梁樂曰大壯大觀並武帝所造至陳亡隋樂以夏爲名舞曰大武文帝所造自東晉至隋易服變名爲異其實不全殊也

又曰晉樂曰正德大豫並武帝所造武帝因漢魏舊禮定會儀正旦夜漏未盡七刻設庭燎灑盡皇帝出鍾磬作公卿奉贄幣訖太樂令跪請奏雅樂皇帝乃入謂之晨賀畫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十一
漏上水三刻皇帝又出百官上壽酒太樂令跪奏請進樂鼓吹合作鼓吹令又奏請進伎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始廢此禮宋改正德爲前舞大豫爲後舞

唐會要曰太宗七年正月七日製破陣樂舞左圓右方先偏後五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牙以象戰陣之形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舞三變每變爲四陣有往來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悚然振慄武臣烈將咸上壽云此舞皆

陛下百戰之形容於是咸稱萬歲

又曰貞觀元年正月三日殿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
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
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
有今日所以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
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
弘濟之盛烈為將來之美觀文容習儀豈得為比太宗曰
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
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

又曰貞觀中太宗幸慶善宮宮在武功縣即高祖舊宅也宴從臣于渭

濱其宮卽上降誕之所上乃賦詩十韻詩三惟舊跡鄴邑乃前基粵余承累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一十六

十三

晉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誓匡時指麾八爪定懷柔萬國夷梯山仍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肅文範端宸朝四岳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水結水賞渭去黃逼原風禾穎積成坻失樂運識宴驪此大風詩

賜閭里有同漢之宴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播于樂府被
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兒童八人冠進德冠紫
袴褶為九宮之舞每冬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皆
奏於庭先是神功破陣樂功成近善樂二舞每奏上皆十對高宗時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請田竊為二舞後
諷吟屬贊九成之茂烈協萬福之歡心議均詔下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賦博記大有聖王大觀之禮並請守真之議是也

又曰咸亨中高宗自製樂章十四首有土元二儀三才四
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
諸大祠享並奏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六

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六終

吳興沈宸分校

